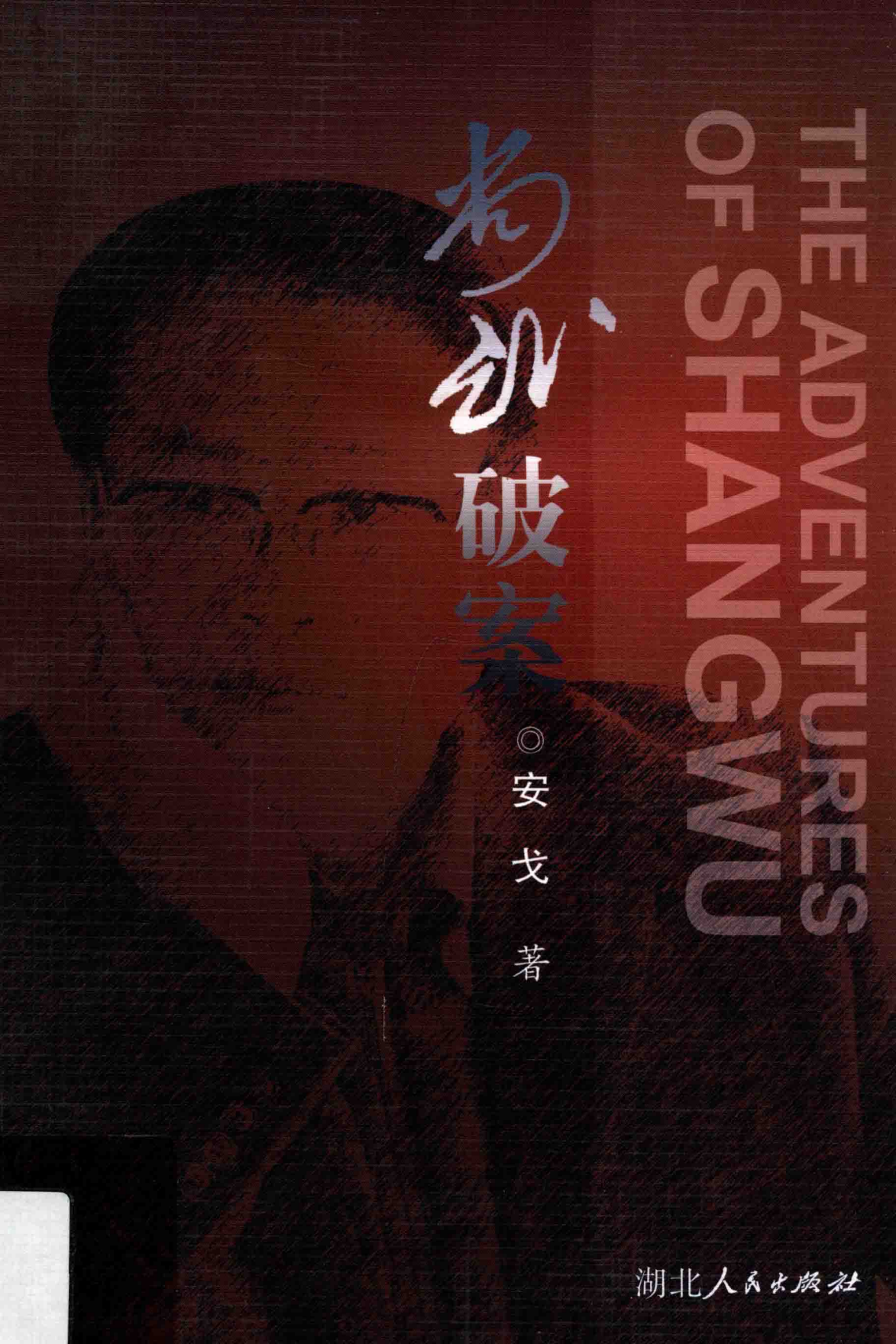




THE ADVENTURES
OF SHANGWU

为破案

◎ 安戈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THE ADVENTURES
OF SHANGWU

为水破案

◎ 安戈 著

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尚武破案/安戈著.

武汉: 湖北人民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216-07208-3

I. 尚…

II. 安…

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8219 号

尚武破案

安 戈 著

出版发行:  长江出版传媒
 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印张: 18.5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插页: 5

版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96 千字

定价: 65.00 元

书号: ISBN 978-7-216-07208-3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尚武破案

幸福大多有先兆，而灾难往往突如其来、不期而至。

二零零七年江城的冬天是一个暖冬，自从入冬以来，到这一年都快结束了，太阳仍然是高高挂起，明月还是夜夜照人。往日那“出门北风两面刮，进屋四壁寒如冰”的情景一直没有出现。人们似乎忘记了冬天的存在，趁着大好时光忙乎于收获这一年的成功。

然而，一场席卷南国、大面积破坏基础设施、造成断电停水、交通阻塞、回家的人群被堵在路上、方便面卖到八十块钱一桶的大雪灾，正静悄悄地逼近，令人猝不及防。

谁也没有料到，一股在西伯利亚上空形成的高空寒流正积蓄力量滚滚南下。那么冷的天，那么大的雪，一场五十年之最的灾害天气纪录就要刷新。

就在一夜间，北风乍起，黑云压城城欲摧。

那一切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

这一天，许多人可能会忘记，但尚武却仍然记得：

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。

那场席卷南国的特大雪灾的前夜。

冬天的早晨，天亮得迟了些。突然的降温，也让人们生出了些许惰性，人都还缩在暖和的被子里。

汪石青不能留恋温暖的被窝，他是上新集舞冶石灰厂的帮工，他要上班。他的智商不高，周围的人根据他的特性给取了一个外号叫“苕宝”。“苕宝”在我国长江中上游一带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有点傻，还没有傻彻底。而如果这个人是真正的傻到家了，反而没有人叫他“苕宝”。

像石灰厂、砖瓦厂、窑厂这一类的地方，对工人的智商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能干活就行。聪明之人反而干不了体力活儿。网上不是说山西有窑厂专门使用智障人士的，何况苕宝的智不是很障，只是有点苕。所以苕宝在窑上干活儿是很符合他的智力和能力的。

苕宝像往常一样，一大早就起了床，去石灰厂上班。昨晚下过一场雨，下过雨的路还没有人走过，脚踏上去松松的软软的，感觉很好玩。

苕宝走小路穿过水泥厂，沿着水泥厂处理煤渣的路直奔石灰窑。远远地，就看得见石灰窑里冒出的青烟了。

过去这个时候，当苕宝一走过水泥厂，就会听到厂里那只白狗“旺旺旺”的叫声，还能看见那住着工友的小屋冒出的炊烟。每每这个时候，他就会不由自主的脚下生风，一阵小跑。他想快快赶到，兴许又能碰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。

不要见笑，对于苕宝来说，吃，一直是他过去、当前乃至以后很长时间，需要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。

但是今天，怎么看不到有炊烟，也听不到有狗叫。都快走到门口了，还不见有一点动静。苕宝有点疑惑，是不是做饭的嫂子今天……

他想到的那个嫂子是这里的厨娘。说起厨娘，远远地扯起来还是亲戚。平时，总是这个被他叫做嫂子的女人对他好点。有一天，就是这个嫂子的男人递给他一碗小米粥，说：“你快喝吧，已经没有热气了，都冷了。”他感激地抱着碗大喝了一口，小米粥趁势灌进喉咙，还没有吞下去，烫得苕宝“嗷嗷”大叫，嘴巴里也起了泡，烫



■ 白狗站在那里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

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。没想到冬天的小米粥这东西，外面看上去是冷的，上面一层薄薄的膜，热气跑不出去，里面却是烫得很呢。为此，嫂子还骂了她的男人：“你怎么这么缺德啊。没有好报的！”

这个嫂子不但不欺负他，还常常把没吃完的东西给他吃。时间长了，感激之情时常挂在心里。

今天还有吃的吗？以往的这个时候，屋外的场地上总是有工友们或蹲着或站着吃着东西，现在已经到了上工的时候，怎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早餐？万一要是没有吃的了，那可就惨了。打石头，铲煤灰，那是多么重的活儿。

他后悔没吃点早餐，光靠蹭饭吃还是靠不住的。

好安静啊，安静得就连周围的树枝都不摇一摇，安静得让人不敢说话，安静得让人毛发竖起。

走近了，苕宝看见了那条狗。

狗站在狗窝边，呆呆的，不叫，也不撒欢，远远地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。

虽然情景明显反常，但苕宝没有想那么多，其实他什么也没有想，还是兴冲冲跨上屋檐下的台阶，就冲屋里喊：嫂……

“子”没喊出来，口型停留在“嫂”字上，腔调直接变成了哭声，接着是双腿发软，头发麻，眼睛发黑，无法控制地直接瘫坐下去。他的两个巴掌按在地上，再抽回手来，双手已经沾满鲜血，他又一次捂在脸上，紧接着是呼天抢地大叫“死人啦……死人啦……”

雪，把这个南方小镇边的郊野小屋冻住了……

北风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雪花，飘啊飘……

水泥厂球磨机的嗡嗡声盖过松涛……

远处应和着的，只有几声狗叫。

没人听得见茗宝的哭喊声。

也不知道茗宝是怎么到达镇上的。是连滚带爬，踉踉跄跄，或者是一路哭喊。

总之，当镇上的人看到茗宝的时候，只见他浑身是泥，双手是血，眼睛发直，满脸花黑。

人们把茗宝送到了镇上的派出所。

派出所的民警一看，这不是茗宝吗，怎么搞成这样？问了好久，也没有问出什么所以然。



■ 清晨的大街上马达轰鸣，警笛嘶叫，还是很有点不寻常的

派出所民警虽然最终也没有问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，还是大概知道一些情况，得到一些线索，那就是：

舞冶石灰厂的狗不叫了，那个老板娘趴在地上，不出气了。厂里的工友也不见了，地上到处是红红的血，一摊一摊地好吓人。

茗宝的陈述、状态和他那一身的血，告诉了派出所一个不争的事实：发案了！

虽然不知道案子有多大，但既然见了血，还是要去看看，上新集就那么大，舞冶石灰厂也不远。

派出所所长和指导员立即召集所里的民警集合，很快就发动了汽车，驶出了派出所的大门，往现场而去。

尽管只有两辆警车，车上总共只有六个人，但清晨的大街上马达轰鸣，警笛嘶叫，还是很有点不寻常的。行人纷纷驻足，老妇隔窗瞄看，紧张的气氛一路撒去。

镇子不大，还不到十分钟，上新集派出所所长和他带领的警车就旋转着警灯，嘶叫着警笛出现在石灰厂旁边的村村通公路上。

这条公路蜿蜒蛇行，伸进大别山的深处。

所长前行不远，出现一个路口，这是一条专门通往舞冶石灰厂的路，只能走拖拉机。汽车一个拐弯，上了机耕路，前面不远处就是一孔石灰窑。

突然，一辆摩托车赫然横在路边，挡住了去路。只要看看那摩托车摆放的方位和状态，就知道这是非正常停放的。

所长在摩托车旁边停下车，刚一下车，想看个究竟。他看到了那辆摩托车的下面竟然压着一个人，是个男人。这令他没有想到，

因为，他要出的现场是那遥遥在望的小屋，苕宝说的是那个小屋外有一个女人死了，可是这里离苕宝说的那个地方还有百十米远的距离，中间还隔着一片小树林，一座石灰窑。这个情景着实出乎所长的意料。所长看了看不远处静静的小屋，意识到情况比苕宝说的还要严重，现场至少从这里已经开始了。

派出所所长喝住两个往前继续走去的年轻警察，要求他们退回到公路上，自己则趟着深深的草丛，沿着没有人行走的荒地，朝着前面的小屋摸索而去。这是他当这么多年所长的经验，这人一旦进入现场，就会给勘查造成麻烦，他知道保护现场的重要性。所长前行至小屋前 30 米处，远远地看见了门前地面黑黑的、红红的东西，看到了倒在大门口的人，大门洞开，屋里寂静异常。

职业经验告诉他，麻烦大了。

所长转身沿原路返回到车上，抑制住心跳，心里盘算着：这昨天还在大街上打过招呼的石灰窑的汪老板，指不定凶多吉少。便指使所里的技术中队长和法医，再沿路边无人行走之处往小屋门口探索，把详细情况弄清楚回报。

技术中队长和法医两个人奉命前行，顺着刚才所长走过的小径，小心翼翼地接近小屋。看到了苕宝报案时所讲述的情景：门口的台阶上躺在血泊中的女人。大门虚掩着，里面阴森森地寒气逼人。他两人不敢进屋，只把个手撑在门框上，把脑袋伸进堂屋里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赶紧又退了回来。

他们看到屋里横七竖八躺着一地的尸体，整个像一个屠宰场。

技术中队和法医用哆嗦的手指点了 3 遍，6 个人，没错，是 6 个

人的尸体，并且都已经死亡。他们的身上到处是血，染红了衣裳，地上形成的血泊已经凝固。

都是和平年代长大的人，他两人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，踉踉跄跄回到车上，把看到的情景报告给所长，急促地说：

“左边屋子里死了1个人，右边屋子里死了3个人，中间屋子里死了两个人，屋里一共死了6个人。”

“都死了？”

“都死了。”

“杀死的？”

“杀死的。”

“屋外还有一个人也死了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屋里6个，加上屋外1个，树林边1个，一共就是8个人啰。”

“是的，一共8个人。”

我的天哪！

所长的头还在嘶嘶地炸响，他调整了一下思绪，也来不及多想，立即安排两个民警分别站在村村通公路的两端，车辆不许通过，行人一律绕行。自己则赶紧通过电台紧急呼叫县公安局指挥中心。

二

这一天，胡书记心情也很好。一早起来，他就开始忙着收拾行李，准备行程。今天，这位红安县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要到市里的党校深造，时间是3个月。人们知道，根据惯例，但凡这样级别的干部进入党校学习，往往不是提拔就要重用。对于基层领导来说，上党校是进步的新起点，是右迁的阶梯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报载山西一位县级官员在党校学习期间，喝高了点，回学校时和门卫吵了一架，毕业后，人没有到家，免职文件先到了。这肯定是极其个别的例子。就绝大多数人而言，往差的方面说，也是为交流提供了平台，为联系新朋友提供难得的机会，为履历表增添新的亮点。

当然，也许胡书记不一定这么想。

他生长在长江边一个原来叫广济县的农村。凭着勤奋、执著和聪明，从学种田开始，一步步干到乡党委书记的位置上。一年前，43岁的他被提拔交流到红安县，任县委常委、县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。

一年多来，陌生的环境，不熟悉的工作，使他一切都要从头做起，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他住单身宿舍，吃职工食堂。工作起来

没有日夜，也没有节假日，为的就是干出一点实绩来，用事实证明上级党委选拔他是没有选错的，外行也是能领导内行的。

远离家乡异地的他，忙的时候感到很充实。但只要一安静下来，他就会发呆。远在老家的妻子、乖巧的女儿，还有乡下的老屋和泥土的芳香，都是他牵挂的。拿到党校学习的通知，他首先还没有想到是不是要提拔，是不是要重用，却是想到可以放松一下了，他要用这3个月重温那一切。

胡书记哼着小调，开着在红安县公安局专属于他的桑塔纳2000，轻松地出了红安县城。

看窗外美景，听轻松音乐，轻车熟路似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惬意。

老婆很贤惠，糟糠之妻，一起吃过苦、受过罪，一直很支持他的工作；女儿很乖巧，在家里是好孩子，在学校是好学生。而胡书记自己也很努力，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家庭。想到这里幸福的笑容



■ 胡书记和红安县公安局的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

爬上了他的眉梢。想到要给上高中的女儿打个电话，说爸爸今天回家吃饭，他一手开车一手拿起电话……

这时，偏偏就在这时，电话响起。他瞟了一眼，电话是县局指挥中心打来的。于是他按下通话键，“啊”了一声，电话里传来值班民警急促的报告：

刚刚接到上新集派出所报告，上新集辖区内的舞冶石灰窑厂发生凶杀案，厂里的工人全部被杀，还有两个妇女和一个9岁的小孩，一共有8个人被害，现场已经封锁，请局长指示。

这电话是如此的突如其来，连汽车都好像被打蒙了，立马失去动力，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，渐渐地停在路边不动了。

汽车在公路边停了足足有10分钟，接完电话的胡书记第一感觉是：党校肯定是上不了了。又打了几个电话，一个是打给他的上司、红安县县委书记，一个是打给黄冈市公安局骆局长。

他坐在车上想了想，还是给女儿打了个电话，说有点工作上事情，暂时走不开，最近就不回家了。然后重新启动汽车，在公路上划一个大大的弧形，调转车头朝来的方向绝尘而去。

三

2007年12月27日上午，长江中游的省会大礼堂。省委在这里召开全省政法系统年度总结表彰大会。

彩旗飘飘，鲜花朵朵。北方袭来的冷空气虽然气势磅礴，无孔不入，但还是被盛大而气派的场面挡在了大门外。

上午八点半，猎猎寒风中驶来一辆辆大轿车，依次停在礼堂的大门口。从车上下来的是着装整齐的武警官兵、消防战士、边防部队，还有警察。每一个警种由一个前卫引导，后面的人排成纵队，随着号令声响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合着音乐的节奏步入会场。那自豪感、那满足感，甚至还有一种优越感，荡漾在心里，飘浮在脸上，踏在脚步的节奏中，头在自觉不自觉中高高地抬起。

有了他们，刚刚还显得空旷单调的会场立刻变得充实而喜庆。

成建制的队伍进入会场有几个作用，一来是让他们接受教育；二来在增加人气的同时也为了烘托气氛，装点会场。

大礼堂华灯齐放，由8支喇叭组成的组合音响播放着《我的祖国》。歌声震耳，振荡人心。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挺直了腰杆，高昂着头注视着前方。



■会场的气氛庄严而热烈

会场很大，可以容纳 1000 多人，后半部是各个部队方阵。那些身着崭新的 97 式军装的年轻人，在柔和的灯光下显得威武雄壮。中间是公安、检察、法院的民警。

前几排是接受表彰的先进分子，鲜红的绶带镶着金边，从他们的左肩绕过前胸，在右边系上一个漂亮的黄色的飘带，就像革命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百鸡宴上杨子荣戴的那种。会场已经座无虚席，熟人之间的招呼与寒暄渐渐淡了下来，人们开始注视主席台上那两排铺着红色绒布的桌子上摆放的台签，每一个台签对应一个座位。台签是红颜色的纸，黄颜色的字，隶体的。这些名字大多是新闻频道的常客。仅仅只那一个个台签和台签上声名显赫的名字，就能镇住嘈杂、鼎沸的人声，就能让参加会议的人激动和兴奋。

主席台共有两排座位，前面的一排是省里的要员，由中间往两边按职务之高低依次而排；尚武的名字在第二排的正中，这个位置清楚地表明他的身份、地位和他所处之职位的重要程度。

这样的场面不是谁想见识就能见识，这样的地方不是谁想进来就可以进来，这样的会议不是谁想参加就可以参加的。

会场的气氛庄严而热烈，置身其中，让人热血沸腾，气高志扬。会议还没有开始，效果就已经显现。而这，正是会议所要达到的预期。

期待和兴奋和着《我的祖国》荡漾。

一阵欢快的乐曲播放完毕，稍作停顿，歌声换成了进行曲，“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！”进行曲的节奏很能激起人们的兴奋感，听到这种进行曲，会场顿时安静下来。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，领导要出场了，于是，掌声响起。就在热烈的掌声中，这次会议的主角从幕后款款走出，台下的巴掌更加拍得山响……

这时，偏偏这时，手机响了。

准确地说，是尚武感觉到有电话进来。

可是，这时的尚武不能接电话，他正走在领导的行列中，一边拍着巴掌，一边走向那放置着写有他的名字台签的坐席。在台下热烈的掌声中，主席台上的领导都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，还没有落座，一般要保持站立的姿势一段时间，还要接受会场上那掌声一段时间，等到掌声渐渐稀疏，这才泰然坐下。

这时，尚武的手机再次响起，他拿出手机看了一下，屏幕显示：骆局。

骆局，黄冈市公安局管刑侦的局长。